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劉亮采

詩傳通釋卷四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王一之六

王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之地

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

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大猷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

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遊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羲嚴氏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孔氏曰鎬京為西周王城為東周及敬王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又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

不為雅而為風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黄實夫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則其音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孔氏曰平王地狹于千里比於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尊之也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愚按河南府今隸河南省懷州今改懷孟路與孟州皆隸今河東山西道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下同〉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注云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黍皮赤米黃〉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孔氏曰楚威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无所薄搖搖是心憂而無附著之意〉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偟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

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嘆時人莫識己意（鄭氏曰怪我久留而不去）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念之深也（李迂仲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畜其詞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毛氏曰中心似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於悉反）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曰噎咽喉閉塞之名言憂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深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

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丈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也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蘇氏曰久而不忘者天理之常也暴集旋個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謝疊山曰天王而没于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讐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閔者當流涕矣心揺揺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滅裂故都之

與廢悲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悲憫小弁詩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廟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齋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獸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出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覩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户括反叶户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弋）括至苟且也　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于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

葽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日我心傷悲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謂體羣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左執簧簧音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徐反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内容貌不枯也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值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于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内歩竇之曰堂屋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

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輔氏曰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人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　孔氏曰君子之人陽陽然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

胡庭芳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說同上篇（輔氏曰此序得之葢右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摯諸

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下同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愚按申國屬宋鄧州南陽縣及信陽軍今南陽縣改屬南陽府信陽軍改信陽州並隸河南省懷思曷何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

數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葢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興體之中又别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愚按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將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將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逺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

以為箭者是也孔氏曰陸機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國名亦姜姓亦潁昌府許昌縣是也錢氏曰許在今許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

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酧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項氏曰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賈充成濟也其戍之宜矣愚按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弒父之讐者皆自噂沓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師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師以諸侯之師救之

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李迂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蘄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彛非法枉道以使民之勞役此民之

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張南軒曰胡文定云挾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讐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徇私滅理之塗故孔子懼而作春秋愚按以上兩節觀之則王迹所以熄雅所以亡而春秋所以作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衆懦微弱之所致也歟

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上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音隹)也葉似萑(音丸)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其子三稜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性宜濕)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陳少南曰長茂音亦為所嘆或曰乾也如脯之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範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

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劉辰翁曰乾者已暵脩者又暵濕者亦暵其為旱勢可勝言哉旱愈甚則仳離之愁嘆愈甚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蘇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慽者怨之深矣泣則窮之甚也輔氏曰歎則悲歎而已慽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于傷矣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輔氏曰范氏之說甚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

則詩之為教於人大矣謝疊山曰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曰暵其乾中暵其脩終暵其濕言物之暵一節急一節始嘅其歎中條其歗終啜其泣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又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

爾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愚按二尚字義不同吪動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呂東萊曰此因

所見為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怨雎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劉辰翁曰有兔爰爰舒緩而無慮者此我生之初承平之人也雉離于羅求死不得此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哉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

此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孔氏曰釋器云繴謂之罿罬也罬謂之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繴音壁罬音拙罥音絹造亦為也覺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此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兎爰三章章七句

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兄弟謂他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胡氏曰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枝之上不生於河滸水涯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蒲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

春秋傳曰不有寡君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興也夷上洒跣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爾雅注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漘不發聲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叶踈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麁科生有香氣祭則焫焫以報氣故采之孔氏曰蕭荻今人謂之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呂東萊曰蒿為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將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而炙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序懼讒也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矜正同序說誤

矣

大車檻檻毳(昌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王介甫曰王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也)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劉濟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毳蜼音壘胃右愚拔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

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聞其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呂東萊曰此詩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求遷之初而已嚴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氏曰啍

哼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紫繢繡皆五色青者如菼赤者如璊各舉其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户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反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 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已終則知其雖歿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效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 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飯用之 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

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奬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

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

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輔氏曰讀詩者可以

怨則詩人因無忿懟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

其弟友為采菜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

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滑並音鶻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鄭氏曰武王取虢檜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恩按即今安西路華州鄭縣隸陜西省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恩按即今汴梁路鄭州隸河南省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宜稱去聲改更平聲適之館舍鄭氏曰卿士之館如今之諸廬也孔氏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粲餐孫也鄭氏曰設餐飲食之或曰粲粟之精鑿作者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之粲言好之

無已也輔氏曰緇衣之宜兮此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其粟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粲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呂東萊曰孔叢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下同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

之辭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歟愚按此女猶能知此畏憚故其託詞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

靭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胡庭芳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　隠公元年　愚按見隠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

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田取禽也孔氏曰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里塗也孔氏曰里內之塗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

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嚴氏曰叔段宜其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何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彭氏曰吳氏云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揚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次篇放此

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

男女相說之詞耳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皆言御之善也（愚按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驂則諧和如舞也）藪澤也（釋文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火焚而射也（曾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云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襢去裼衣暴空手搏虎也黄氏卿曰暴徒搏也有慢侮欺陵之意公莊公也孔氏曰公與之俱田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愚按章首四句所謂才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户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

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黄四馬皆黄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鄭氏曰上駕言馬之最良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捨）拔（跋）曰縱覆彇（蕭）曰送（孔氏曰能磬人能控能縱又能送是叔之善射御也廣韻注曰彇弓弭弭弓末輔氏曰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首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莫半反）忌叔發罕（叶虛肝反）忌抑釋掤

音冰忌抑鬯勑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櫝丸是箭筩嚴氏曰用矢則舉掤以用筩既用則納矢筩中釋下掤以覆筩鬯弓囊也與韔同孔氏曰鬯弓謂弢弓而納諸鬯中弢音韜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發矢希蓋矢而弢弓亦喜其無傷之詞也愚按

上章及此亦皆言其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
非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衆者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
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
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永嘉鄭氏
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
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習者射
御凡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
習到此而人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狃其
所欲而不誅何也
欲不爲亂得乎

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詩與上篇同意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

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禦之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勾曰喬所

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勅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

好謂容好也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愚按見閔公二年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

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葢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

据孔氏正義又据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　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鄭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

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潤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作傳止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而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聲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肝反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素絲五紕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粲光明也彦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而不渝次章言其為邦之司直末乃以為邦之彦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誾誾侃侃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

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覽）袪袂（孔氏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寁速故舊也　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宋玉賦有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愚按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詞甚妙注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呂東萊曰列子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灼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

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歐陽子曰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也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魯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

上是也埤雅曰加與之鶴加加矣鶴之加同意繳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歸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鳬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二組貫以蠙（頻）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向內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觽（揮）燧箴（與鍼同）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能剛大曰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觽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觽解結狀如錐）

以象骨為之燧取火箴貯以管贈進順愛問遺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讙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故無所愛于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輔氏

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賛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陳古刺今之意　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昵於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滯甚矣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惟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之所以錄之也觀歐陽公於五代史載逆旅婦人事亦可見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璣曰舜取瞬之義）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　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辭）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王介甫曰於瓊琚言德之容于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非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

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師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

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鍜煉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

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扶蘇扶胥（疏須二音）小木也荷華芙蕖也（釋氏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狡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

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紅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曰紅草一名鴻鷊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鷊音纈子充猶子都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狡獞狡獪之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最是鄭忽

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求棸又欲主小序假爛得鄭忽罪不勝誅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叶户志反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　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見上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悅我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

使其民疾之如寇讐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

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

為人柔懦踈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㫖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

於誹上背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踐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詞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嚴氏曰狡童或以為指忽或

以為指祭仲忽為鄭君國人不得目為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為卿且為莊公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為童也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得目君為狡童也陳少南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魏有碩鼠皆以目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

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
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士未
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
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葢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

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

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也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叶户郎反

賦也褧襌丹也鄭氏曰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惡其文之著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劉辰翁曰諸詩朱氏一以為淫女之辭其識甚遠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孔氏曰除地町町丁挺反土草故云町茹藘茅蒐也一名茜榗可以染絳本草曰一名地血葉似棗葉頭

尖下濶澀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阪坡者曰阪孔氏曰阪陀不平而可種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志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得之

風雨淒淒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嚴氏曰羣雞之聲　瘳病

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準緣去聲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如都人士狐裘黄黄謂狐色黄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齋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烜平聲跳躍之貌達放恣也○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人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辭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愚按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用此二事又皆

從序說與集傳不同者彼答斷章取義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主云古人皆謂婚姻為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記曾子問篇陳櫟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是也陳澔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之辭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

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人叶斯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閔無人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孔氏曰戰國策云强弩之餘不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嚴氏曰猶云荊釵布裙也員與云同語辭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閒乃有

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盍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靚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云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已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者於此可以觀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陳少南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闍城臺也孔氏曰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

菜又有荼委葉即風荼苦即苦菜也周頌荼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

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愚按其事散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公十四年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劉辰翁曰舍序讀詩辭意甚美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兖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兮有美

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遡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蕳古顏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蕳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

月開花芳色可愛蕑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木草

注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溱洧水之外其地信安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輔氏曰鄭國之士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泆

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詎不信然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滛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滛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滛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滛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

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范氏曰樂之淫者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悉妝鄭風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礫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詞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

予何獨以鄭聲為當放哉

詩傳通釋卷四

詩傳通釋卷五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

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氏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于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平商封于營丘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熊去非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强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

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愚按青州即今益都路齊州即今濟南路淄州即今般陽路與濰州德州棣州並隷山東東西道）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李迂仲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

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孔氏曰以其君荒淫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君之語

東方明矣叶謨郎反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輔氏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日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愚按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日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不甚似者而以為真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 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王介甫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李迂仲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氏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愚按夫為妻綱古之人身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

于寡妻是也太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猛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曰亦作豣孔氏曰獻肩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愚按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實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猛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獾音驩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謝疊山曰千萬人之習俗原于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于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同上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門内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纊懸瑱殿所謂紞也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紞懸瑱之繩用雜綵線織之尚加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説何人所説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堦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李寳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石似玉也　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堦道婦及寢

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瓊英瓊華瓊瑩皆玉石光色謝疊山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黄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昬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求萊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改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歐陽子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它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内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迹而去暮則躡我之迹而去也

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奴反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潮別必列反色始入　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葢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

乾故以晞為乾蕪菝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曰樊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

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桑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孔氏曰挈壺氏以水為漏準晝夜共為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於每歲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

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兩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綏綏求匹之貌

魯道遮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孔氏曰襄公諸兒僖公子愚按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呂與叔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呂與叔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兩襄公違之以淫泆者何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　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毛氏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釋氏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

畊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畊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呂東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恣而至于極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呂與叔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愚按娶妻固必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考桓公即位三年始娶文姜時惠公仲子之薨

已久則但告廟而不及稟命矣其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自相議婚則不專由媒妁矣是知二事皆正桓公之所少者又況公不親迎而使羽父逆乎齊僖送女至讙公乃往會可謂重于僖公而輕于夫婦之倫矣是其不謹於正始宜乎姜氏之欲馴致於淫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

胡康侯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

侯于濼歷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孔氏曰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于經無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聲並去之意忉忉憂勞也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東萊曰驕驕桀桀皆狠莠侵凌嘉穀之狀怛怛猶忉
忉
婉兮孌古悉反叶古戀反兮總角丱叶龍脊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
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
高出之貌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之大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
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求之也蓋循

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

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

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

令令犬頷下環聲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重大環貫一小環也鬈鬒髮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鬚之貌輔氏曰仁則美其德也鬈與偲則美其貌也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

耳
思按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顋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孔氏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是則鰥為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胡旦曰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胡庭芳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莊公不能禁之之意在其中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孔氏曰陸璣云鱮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网魚得鱮不如啗茹埤雅曰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也如雨亦多也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灼胡

康侯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杜氏曰禚齊地

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康侯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杜氏曰祝丘魯地

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康侯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盖恧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

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胡康侯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胡康侯曰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

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于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 愬按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

行非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屬之桓公乎屬之莊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孔氏曰謂以竹為簟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齊人刺

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翶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遨猶翺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謝疊山曰曰豈弟曰翺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輔氏曰抑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况於揚之乎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伎藝之美如此愚按射則臧不出正鵠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

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梏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繰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為儁故取名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叶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盧眷反）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者揚眉之美者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左傳莊公十一年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上聲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

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毋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衹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以歎息

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黙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謝疊山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兮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李迂仲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専心于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伎藝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

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境内有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

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吕東萊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耕歷山陶河濵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約之化于是猶存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愚按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愚按今河東山西道有河中府及解州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

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蘇氏曰檜者鄭所城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衛之詩作于既滅其詩所為者衛晉也至于檜詩未亡而先作矣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葢不可考矣

糾糾吉黙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浦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曰夏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纖纖也女

婦未廟見（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　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

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嚴氏曰宛委曲遜順貌一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揥所以擿別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璣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户郎反

與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愬按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癥音徵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宦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與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

曰蕢牛脣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嫡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黶音黶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註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

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聊且略

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

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謝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吹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曰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

獲也

陟彼屺兮^音起^瞻望母兮^叶滿彼反^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愚按集傳釋岵屺之名不從爾雅而祖毛傳亦如卷耳之釋崔嵬與砠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叶虛王反^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陳少南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叶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祝己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愚按詩人以己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為親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己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近世如陳后山憶子詩曰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忘尤足長人孝愛之情也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塲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郊之外有聽為塲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蔬草木呂東萊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廛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詩考曰魯詩作兮)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大宗師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朴氏曰猗助語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孔氏曰廛民居之區域也)狩亦獵也貆貉類(鄭氏曰貉子曰貆)素空餐食

也　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濰氏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而詩人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愚按後漢徐穉

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
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畝於今數為九百畝而王制云方百里

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飱素門反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鷂屬熟食曰飱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愚按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具食耳伐檀

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

鼠害已而去之也（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逝將去女云者則是將去而猶有不忍之意也不然尚何言之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叶戶毛反）

比也謝疊山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于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重斂漸漸以税使民困也爾雅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于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

甚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陿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傳通釋卷五